

西南聯區的誕生

受訪者：李一凡牧師（下稱「李」），孔繁漢牧師（下稱「孔」）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3年10月10日

訪問地點：聖約翰座堂

李：你話番俾我哋聽你到底係咪想了解整個歷史背後嘅原起緣起？定係想睇下嗰陣時你哋煲咗啲…煲乜嘢出嚟，點解煲到西南聯區成為咁一個西南聯區啲嘢？

訪：其實因為始終係講緊一個一百五十週年嘅堂史啦，咁所以個…（**李：**噃，我諗唔係…）個歷史發展都係重要嘅，即其實點樣生㗎呢？點解生呢？當時嘅諗法或者當時嘅考慮係點？同埋當時嘅遠象係點？或者去到今日你哋嘅理解，其實西南聯區嘅獨特性，同埋佢嗰個遠象都…

李：今日呢，我都唔再喺西南聯區好多年喇，所以你問後面依個問題呢，我答唔到你，可能孔牧就俾到一啲。但係呢，依個就亦唔應該孔牧答，應該成個西南聯區度訪問，佢哋睇 future 嘅，咁就唔應該喺我哋依個 interview 裡面傾依樣嘢，咁亦 nothing concern with 士提反當佢幾多百週年。因為其實最主要我哋所俾到你嘅嘢呢，就係西南聯區點樣會大肚，點解會生仔，就係咁樣樣嘅。依方面的資料我哋可能會俾到少少咁，但係呢都係無論個人領受或者係咩啦，我同孔牧大家都有大家唔同嘅睇法嘅。

咁最初開始，俾少少嘅 background 啦，最初開始嘅時候呢其實係三間禮拜堂，係各有各，兩個牧區一個傳道區，其實係各有各自己嘅歷史，同埋各有各嘅事工嘅。佢哋嘅歷史發展同埋佢哋嘅事工其實都同佢哋自己嗰個本身嗰個社區的關係，同埋佢哋發展的歷史背景呢，係有直接關係。所以呢亦都建立咗三間唔同文化嘅禮拜堂，我可以咁講，即其實雖然大家都係叫聖公會，但三間係好唔同嘅文化嘅聖公會禮拜堂。咁依個呢，亦都係回應到三個唔同地區佢哋自己嗰個背景同埋歷史原貌。點解會大肚呢，三間禮拜堂點解會走埋一齊呢？首先第一樣嘢呢，提摩太堂其實同士提反堂呢有少少關係嘅，因為最初提摩太堂的建立呢，就係士提反當[時]同埋保羅堂，保羅堂[嘅]人啦…依個就你（指孔牧）講啦一陣間，即佢嘅建立呢，其實係由士提反堂同埋保羅堂佢哋開始一個 mission 嘅，主要嘅…咁另外佢都仲有其實包括啲咩嘢…即係嗰時提摩太堂…

孔：提摩太…加馬太有份一齊去籌款呀、開會呀。

李：但係[馬太堂]就無喺個 mission 上面，係無幫手嘅。

孔：以佢嘅人脈呢，就係士提反、保羅。

李：咁所以呢，就提摩太堂同士提反堂呢有好多嘅合作嘅，亦都士提反堂一向都係支援緊提摩太堂嘅提供。咁路加堂就比較少嘅，因為路加堂自己都係本身係一間細少嘅禮拜堂。同埋呢，路加堂嘅位置係屬於呢摩星嶺區嘅，咁嗰頭就以前呢…不瞓都係呢…香港最窮嘅…一個難民呀、山區木屋嗰啲嘅，咁所以能力係好有限嘅。咁所以路加堂呢一路喺提摩太堂嗰個嘅發展上面呢，參與係有嘅，只不過就嘅係呢盡量去番咁，但就唔係好密切。咁而士提反堂係一間好成熟嘅禮拜堂，咁所以基本上佢嘅資源，無論佢嘅人力各樣嘢都比較豐盛啲嘅。而路加堂呢係一間比較資料缺乏嘅禮拜堂，咁人力都少，財力都少，咁但係呢社區嘅發展亦都開始嗰個需求，對教會嘅發展係需求大嘅。咁再加上教牧同工嘅人手嗰個時期係最弱嘅，而士提反堂就叫做比較好啲，就有兩個牧師噃度。提摩太堂就一個牧師就睇曬，兼且有時要幫士提反堂嘅，咁啫係話呢，士提反堂即係有接近四份三個牧師嘅啫。啱唔啱，有無講錯呀？

孔：如果計埋嗰個義務，三點五應該話。

李：三點五，咁即係話路加堂就有個全時間嘅牧師，嗰陣時就係我啦。咁但係呢你睇到一樣嘢呢，無論士提反堂又好，提摩太堂又好，或者係路加堂呢，其實三間係好完整嘅禮拜堂。雖然叫傳道區，但係所做嘅呢同一間牧區做嘅嘢分別唔係好大，因為一樣有洗禮班、堅振禮班，一樣每個禮拜有週刊，每個禮拜有崇拜，每個禮拜一樣要有司琴，一樣要有人講道，種種嘢呢，主日學呀、團契呀全部都係好完整嘅。咁即係話呢喺人力方面嚟講呢，其實人嘅資源上面呢就只係得三點五，啱唔啱呀？頭先你話。

孔：唔係。提摩太咪零點五位。(李：因為要做埋士提反。咁路加呢？)

訪：士提反就有三點五，你哋就零點五？

孔：其實我哋好似當四個人一齊做兩間堂。(訪：哦，四個人做兩間堂。)

李：路加堂就一個人做曬所有嘢，咁但係問題呢就係話，個 audience 呢就好唔同啦，士

提反堂嘅，比如洗禮班嘅人數呢。當時大約有幾多，記唔記得呀？

孔：哦！佢嗰陣，星期四組啦我嗰陣教都有十幾個，但係如果星期日嗰組呢閒閒哋都有二三十個。

李：二三十個。即係士提反就有幾十個人上堂，提摩太堂呢？洗禮班？

孔：三個、五個呀。

李：三個、五個。路加堂呢，兩個呀、三個呀咁樣。咁但係呢，用嘅人力資源呢係一個完全嘅，即係自己教，即係你一路自己教番呀嘛。所以你一個人嘅資源係對三個，而嗰度兩個人嘅資源呢對二三十個，而嗰邊二份一個又係對三四個。咁問題就係其實你用嘅資源係唔平均嘅，咁而且呢每一個都一樣要教咁多，同埋佢哋都要做曬咁多，而士提反堂呢，除咗牧者嘅資源之外呢。佢幹事嘅資源都好多嘅，佢有可能都四五個至少。（孔：至少。）至少有四五個同工喺度幫手做嘅，咁所以嗰陣時就…同埋呢牧者呢，其實唔係個個都萬能嘅，每一個牧者有自己嘅特別嘅恩賜，即係唔好話特別恩賜呢，即係有佢比較恩賜嘅地方。所以呢，但係呢每一個都做 solo leader 嘅時候呢，其實係疲於奔命亦都無辦法能夠好全面地照顧晒所有嘅信徒，咁但係因為一路以嚟個傳統就係咁樣樣。

當其時就王健華牧師、我啦、孔繁漢牧師同埋管浩鳴牧師呢，就見到咁樣樣嘅情況嘅時候呢，一方面士提反堂嘅資源比較豐富，另外兩間堂比較弱，咁若然要發展成個區嘅時候呢，其實係需要重新再諗過嗰個無論資源嘅分配或者人手嘅分配或者係…同埋進入到廿一世紀呢，係講緊專業，即我唔可以話教牧工作專唔專業啦，但起碼嚟講你喺你恩賜上面發揮呢，總比你唔喺恩賜上面做番同一樣嘅時候呢係會更加好嘅，咁所以喺嗰陣時亦都咁啱得咁橋呢我哋幾個有唔同嘅恩賜。阿孔牧師呢就係一個年青有為嘅工作啦；阿王健華牧師呢就係家庭呀、牧養呀嗰方面佢係專長嘅，而我呢就係喺禮儀方面同埋職青方面就比較容易啲去做得更加好。咁管浩鳴就喺個行政上面呀，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行政嘅人才嚟，於是乎我哋就咁諗啦：「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成為一個 team？」係喺將所有三間堂嘅工作大家 combine 呢嘅時候，由一個 team 去做曬依幾間堂不同嘅工作，以至到你能夠係你嘅恩賜上面發揮，又能夠係嗰個 ministry 上面能夠做得最好。而且，你好似講洗禮班咁樣，洗禮班呢本來一個人教十五堂，但每一堂都係得三四個人，但係呢你依十五堂呢，依家對住就變咗三四十個人，咁而幾個人一齊教呢，你又唔洗一個人教曬十幾堂，於是乎你就騰咗嗰啲空當嘅時間呢，你可以做另外一啲嘅工作。所以依個係人力資源分配上嚟到去諗點樣能夠做好嗰個 ministry。咁而因為士提反堂嘅資源

比較豐富啲呢，故此呢佢亦都可以調動佢嘅資源嚟到去輔助嗰兩間細嘅禮拜堂，等佢有好嘅發展。咁所以喺依個 idea 底下呢，大家一拍即合，咁我哋就開始去思考聯區嘅問題。咁依個去思考聯區嘅問題呢，咁當時阿孔牧師呢就參與咗比較多，因為佢喺士提反堂同阿王健華佢哋傾。或者你可以講下嗰陣時，開始要煲依一樣嘅出嚟嗰陣時，要面對好多嘅問題呀。

孔：都有啲補充啦，咁首先一個大嘅環境，頭先我專登都上網睇一睇就 search 一個叫南港島線呢，就係西港島線呢，其實係嗰時我哋睇一個嘅發展呢，都會同嗰個大嘅環境，即個社區嘅建設有關。其實依家嘅路加堂面對住同提摩太呢，嗰個區本身嗰個人口嘅移動呀…嗰個居民…嗰個嘅社區狀態…即好似我哋嘅訓練就係除咗間禮拜堂自己本身要做嘅之外呢，喺個社區裡面。而啱啱頭先我 search 呢，一陣我要返去 double check 呢，就係話可能喺零四、零五、零六嗰陣呢，就正正係依兩條地鐵線嘅度傾嚟傾去，究竟咩站去咩站，咁其中一個位就係究竟我哋提摩太，不勝身處嗰個位呢係 isolated，咁所以當時就未話究竟起邊條線，所以我哋就谂緊無論起邊條線都好，我哋起碼我哋偏向西南依三間嘅禮拜堂應該合作。而事實上本身我被派嚟提摩太同埋士提反去服侍之前呢，我嗰陣就係提摩太教友嚟嘅，咁因此呢我自己就聽過頭先李牧師提到其實提摩太本身嗰陣時就係由當時…我哋聖公會當時呢全個香港九龍新界有六個區，香港島呢就係有西同東。依家就，我哋西南聯區叫做一個啦，咁就中間：中區加灣仔、銅鑼灣，咁就叫一個東區，粗略就咁樣分，咁當時所以呢就有保羅堂。咁但係後來呢，當我哋慢慢去建設嘅時候呢，其實主教或者咩，都慢慢…以前會吏長嘅時候呢…其實就慢慢，就好似媒人咁樣就將我哋撮合埋一齊。咁當我仲係一個嘅教友嘅時候呢，其實已經有所謂咗嘅西南聯區三堂事工，咁依個可能你都有機會喺士提反堂嘅訪問裡都會見到嘅，總之有相片、有清晰嘅事工睇。

訪：八九年嘅時候，西區分區？

孔：係啦，但係嗰個西區聯議會呢就係包保羅堂，包馬太堂。咁但係依家佢就[去]咗中區嗰邊，就變咗就唔係依個 study 嘅範圍喇。但係，喺我做教友嘅時候呢，其實阿前任嘅士提反堂嘅主任牧師…即曾國偉會吏長，就成日都同我哋提摩太教友呢…即係堂委，我哋做堂委。就係話，其實呢三間堂我哋係可以更加多合作，咁所以…當時我哋就有一個叫做聖士提反堂嘅換物會，依家你就會留意到就變咗西南聯區換物嘉年華喇，咁嗰個位置呢就成為咗，第一就成為咗我哋三間堂，當然包括其他嘅社福[機構]嘅。就雖然我哋提摩太當時就唔識，都俾一個機會我哋去玩下啲…唔係玩呀…係去設計一啲嘅攤位，都 join 埋落去一齊嘅參與。咁呢，另外呢，咁我就記得當年嘅主任牧師，咪即係陳謳明

牧師啦，嗰個年代，因為你之前係…咁當時呢，路加堂呢都有自己嘅叫咩呀？賣物會嘅。咁呢就係天后嗰度嘅，成間咁呢，咁然後提摩太雖然細細哋啦，但係又俾一個攤位你又去玩下啦，呢兩個經驗係對提摩太融入去一個嘅西南嘅聯合事工，或者叫聯區啦，就作一個小小嘅基礎啦。

所以頭先李牧師就話路加堂可能嗰個嘅資源方面會無咁多錢俾我哋呀，或者派好多人，咁但係我哋其實已經有經驗去過依兩間歷史較耐，比我哋耐好多嘅牧區去學習。我哋去直接去換物會同賣物會裡面就去觀察到：「嘩，人哋原來成間禮拜堂係咁樣嘅？」而我哋只不過得嗰可能三十人呀、四十人呀、五十人，就我哋其實喺開始創堂嘅時候呢喺開會…其實我哋係用堂代表制，所以四間禮拜堂有堂代表嚟去開我哋預備會議嘅。

咁其實涉及到我哋提摩太歷史，就本身我哋已經知道呢，我哋唔係自己嘅，雖然嗰啲開會嘅人呢，就有部分呢，都係淨係開會嘅啫。但亦都有一啲係實際上喺行政嘅事工嘅上面係有參與過嘅，而佢呢就能夠將路加或者士提反嗰個[對]我哋嘅關心，好實在係實行咗喺提摩太裡面。我相信依一個嘅種子，係令到…依家基本上我哋提摩太對於聯區就唔會話覺得額外多咗舊嘅呀，即係：「嘩？係咪無咗提摩太呀？」因為點解呢？從來我哋好似一個嘅小 dee dee (註：指小弟弟)，可能當係孫添，係嗎？即係好似一個後輩咁樣呢，從來只係得到其他兩間禮拜堂嘅幫助。所以有咗一個咁嘅關係呢，後面做嘅點樣分工或者咩嘢呢，我相信只不過或者做啲咩嘅事工，出版啲咩嘢呢，已經後話。係因為本身我哋根本就係人哋栽培我哋出嚟。

訪：我想問少少呢，追少少呢關於堂代表制，即你話係提摩太堂，係幾耐㗎，或者到依家都有，定係 last，定係好早期生嘅階段？

孔：無…好早，九二同埋九三年嘅時候。

訪：即係提摩太堂自己未有自己嘅牧區議會呀？或者未有…

孔：未有議會之前嗰個嘅有個叫預工小組，你可以咁寫嘅就係。個預工小組裡面就係包括咗四間禮拜堂嘅代表嘅。咁其中講多少少，就因為你依家係同葉牧師合作啦，葉牧師就係當時聖馬太堂嘅代表。哈哈哈…咁樣啦，咁就另外路加堂都有代表㗎，咁路加堂嘅代表反而仲參與得仲多，就係鄧華錦牧師，咁依家佢就係另一個堂裡面服侍㗎啦。

李：佢真係好耐。(孔：好耐啦，但佢真係…) 你最好講番個年份，因為佢依家依度呢

mark 呃 2005 至 2009 呀。(孔：我講緊就係…) 佢講緊嗰啲聯議會係就係 2002、2003 (孔：唔係，唔係，係[19]92、[19]93。) [19]92、[19]93 。

訪：[19]92、[19]93。

孔：我有樣嘢未講完嘅就係呢提摩太已經習慣咗聯區一種嘅諗法，所以就唔會話：「依度淨係提摩太教會㗎咋，你唔好搞我！」我哋就唔會咁諗，所以我就俾咗個背景俾你。

李：嗰個係好耐之前嘅背景。(孔：係啦。咁至於依一度…) 咁依一度你見…咁呢你見到…依度奇怪嘅呢 2006 年嘅時候呢，開會嘅時候我都喺度㗎，但佢嗰個歷史原鑑…咁依個呢…阿…輝哥 (註：指葉錦輝牧師) 寫嗰個已經係無晒我名㗎啦。(孔：因為徐旭帆牧師。) 係啦。因為徐牧，點解會有依個情況出現呢，就係我 2006 年嘅十月呢我就離開㗎啦，我九月呢…應該九月…呀徐牧師就嚟接任路加堂，我就去咗英國讀書。咁所以嗰陣時就呢，就交咗俾呀徐牧，又嗰陣時呢…之後就由徐牧同阿王健華牧師佢哋去聯區㗎啦。咁所以就醞釀期嘅時候呢就係頭先我講嗰啲啦，咁跟住落去就零六年之後呢…其實零六年呢…佢依個咁嘅成立應該係零六年，我無記錯應該係九月幾先至成立，所以八月幾你仲見到我喺度開會，九月已經唔見咗我㗎啦。咁所以成個西南聯區嘅歷史入面呢，就唔見咗我係度嘅。咁就係因為基本上呢，佢正式成立呢應該係零六年嘅九月，阿大主教嚟做嗰次崇拜，嗰次崇拜我都喺度。嗰次崇拜亦都係一個歡迎歡送，就歡迎呀徐旭帆牧師同埋歡送我嘅。(訪：哦。) 咁嗰次呢就正式西南區，即係嗰個醞釀期同籌備期呢，就籌備到我走呢就正式成立喇。

訪：咁我想問少少呢，因為我其實睇過即之前喺《教聲》度睇過，即 1989 年，其實就有一啲西區分區啦，其實我一陣嚟緊會訪問曾國偉會吏長嘅，咁西區，即香港西區分區聯議會咁同你哋依家後尾喺…

李：應該唔係[19]89 年，應該係[19]98 年，你講緊應該[19]98，[19]89 係好耐。

孔：分六區係八十年代尾。(李：八十年代，唔係九十年代？) 因為佢係分六個分區會議會。(李：六個分區會吏長呀嘛！)(訪：即係…會吏長即係？) 係港澳教區，一定係港澳教區。

李：係嗰個教區，但係[19]98 年應該係？

孔：教區啦嘛！（訪：教省。）教省。（李：[時間]真係快了。）

訪：咁因為嗰陣時呢，就係按咗曾國偉做會吏長啦。

李：唔係，會吏長唔係按嘅。（訪：唔係按嘅？即係？）唔係按嘅，會吏長係一個職位，即係話譬如即佢係一個 post，依個唔係一個…（孔：唔係一個按職禮，唔係我哋按。）唔同…唔係法政，法政牧師係按嘅，會吏長係一個委任，主教委任嘅。

訪：咁其實嗰陣時就係[19]89 年啦，咁但係去到 2005 年嘅醞釀期，即係你覺得其實嗰個兩者，即係兩個 system 有冇分別或者關係？

李：完全冇關係，而且分別唔係好大，因為其實呢，依個 deanery 呢，我當時同王健華佢哋夾嘅時候呢，同全世界嘅 deanery 都唔同嘅。其實我哋所…譬如[19]89 年嗰個 deanery…嗰個 system 呢，其實係跟外國去學嘅啫，就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下點樣做啲咩嘢呀，但係呢，大家仍然保留一種嘅完全獨立性。

訪：即係各區自主呀、自己搞掂呀嗰啲？

李：只不過係話，大家…大家一齊玩嘅，譬如搞個 service 大家一齊玩啦，咁今次個 service 呢，你做主禮、佢做襄禮、佢做詩班，咁就…and then 大家各自 take up 一啲嘅 posts 就擺落去做嘅啫。但係今次呢，就係最主要呢，就係將全部係大家融埋一齊，無論牧者佢自己嘅身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西南區，嗰啲呢…就係話呢…係我哋聯區活動，個 concept 係好唔同嘅。咁同埋嗰個聯區活動呢，係拍完即散嘅，即係跟住完咗之後呢，大家返番自己嗰個堂。但係依個呢，就係話當我哋一齊去上主日學…唔係…一齊去上洗禮班，一齊上堅振禮班，將來大家見到面，大家覺得有個 identity，就係西南區嘅 identity。但係嗰個呢就係話，你洗禮班係跟返你自己，你嗰啲係跟返你自己，你係建立緊佢係做返你間堂嘅 identity，就唔係呢個區嘅 identity。

訪：咁我想問下呢如果…即係西南聯區…即係你哋嗰時嘅醞釀呢，喺當時嚟講，或者甚至去到今日嚟講，喺聖公會嘅架構裡面係咪有佢一定嘅創新性呢？

李：有，因為就算我…呃…其實我 master 嘅個…讀書之後，我寫過 master 嘅 thesis 都有將呢個西南聯區嘅 idea 擺咗落去寫嘅。呀，所以其實…可以其實講一種嘅創新性呢嘅。因為你嘅西南聯區嘅牧師呢，除咗你係 take up 你自己嗰個嘅 parish 之外…因為我哋係

parish basis，所以…依樣嘅呢，你…你要…如果你真係要去寫呢一 part 嘅話呢，你要研究番聖公會嗰個 system 先得。

因為你唔明個 system，你會覺得大家都一齊之嘛，咁有咩分別啫？但係其實成個 system 裡面係好唔同嘅，喺個 system 裡面呢，你個 parish 呢…就係話…譬如你聖士提反嘅 parish，你嘅 area 呢，你個就係由邊條街去到邊條街。喺依個 parish 裡面呢，呢個禮拜堂呢，就要負責晒依個區所有人嘅牧養，咁呢個就係個 parish system。於是乎呢，提摩太佢係南區，所以嗰啲嘅呢，係唔關我事嘅。呀，啱唔啱呀？嗰個係西南區嘅…唔係…係南區嘅，咁而路加堂呢，就係依一度。提摩太呀，更加唔關嗰度事嘅。依個都有話我幫佢 establish，但係嗰個係冇關係嘅。但係如果聯區嘅話呢，就係強幹，然後依啲係分支、依啲係原本嚟嘅。以前呢就係，依度一個 system、依個一個 system、依個一個 system。所以個 idea 實際裡面係唔同嘅，係唔同，因為就算依家外界 deanery 呢類似係咁樣樣，都唔係話阿孔牧師係做青少年工作嘅話就做埋嗰間、嗰間、嗰間嘅青年工作。嗰間嘅青年工作由番嗰間去做、嗰間嘅青年工作又由番嗰間去做，只不過我哋搞個青年大會，你哋的青年過嚟、你哋的青年過嚟、你哋的青年過嚟，我哋搞一次嘅 occasion，人力資源大家可以共用啦，依個就係一般聖公會嘅 system。

但依家個 system 實際話你係西南區嘅青年，所以同依區嘅青年，你會關心呀佢，阿邊個佢哋屋企有事喎，大家嗰個連繫性係強好多。但我唔知呢，經歷咗咁多年嘅演變啦，依個係醞釀期嗰陣時我哋最初嗰個理想係咁，但係自從成立之後我就已經抽離咗西南聯區，我唔知幾年喺零七、零八、零九幾多年呀？七、八年呀？七、八年嘅發展我唔知西南聯區。因為早第一批嘅牧師呢，換淨你㗎啫（指孔牧師）。（孔：係呀。）淨係得你仲仍然喺度，仲係咪做到我哋原先嗰個理想呢，啦依樣就只有你有資格去講。當中我呢就唔知啦。

孔：啱頭先我會去…去講咗好似啲無離啦更…即好似 beyond 依個題目之前，但我想講嘅就係話，其實我哋提摩太教友呢係 geographically 係 isolated 呃嘅。所以呢，比如有時士提反嗰啲大聚會呢：「哎呀，你多啲嚟啦」咁樣，佢哋都好似鞭長莫及呀！或者覺得都唔知邊區㗎咁樣。咁但係呢，喺心理上面呢，其實我哋係聯議嘅。相信喺依個演變嘅過程裡面呢，譬如有啲喺暑假裡面嘅青年領袖營先呀，李牧師講嘅青年領袖營呀。其實我哋嗰班，啲喺出嚟做啲嗰班嘅青年嘅…叫領袖啦…導師呢，就唔會話：「吓！撞咗我哋嘅團契喎。咁就唔去囉。」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即有時我哋去咁樣去睇嘅時候…並且都幾睇個教友睇嗰個嘅事情，但係如果佢話「唔係噃…」係七年、八年前基本上當佢哋仲係一個中學生嘅時候呢，佢哋對包括聯區、未有聯區依樣嘅之前呢，佢哋都

接受有路加、土提反啦。依個種子呢，甚至乎依家有啲已經做咗牧區議員啦…唔係…堂委啦。佢唔會話：「吓！嘍，呢啲係路加嘅嘢唔關我事。」就唔會啦。所以其實我…即有啲前人所種落嘅種子呢，依家就開始就收成啦。

咁至於話依七年裡面，嗰個嘅能唔能夠做到咁融合呢？我相信仲有啲嘅時間，因為始終都…依家我哋本身其實喺每間堂…頭先我哋講緊嗰區裡面呢，其實唔係淨係做緊禮拜堂，而係我哋會去關心到個學校、社福咁樣。咁所以呢，譬如好似提摩太咁樣呢，係比較難。同時即出現咗所謂咁樣：「哎呀，我又要做自己禮拜堂嘅嘢，又要有學校呀、社福嘅嘢，仲要有聯區嘅嘢…」仲未講到教區同教省。因此就出現咗其實我哋依家係要去教育，或者係去讓到我哋嘅教友明白到，依個聯區嘅重要嘅地方係一個教會。我成日都講係一個教會，就唔係一間教堂。佢哋成日都以為係我教會咪即係提摩太堂呀，咩堂呀，但依家正正就唔係。所以頭先李牧師咪提到聯區學道班呢，就係一個好…我覺得係一個好決定性嘅行一步。因為以往就係我哋自己教，依家呢就唔係我哋偷懶，淨係教得四五堂就算數，而係我哋係好希望，係將依三間禮拜堂新嘅教友呢，係有一個新嘅教會觀嘅。咁我相信依個係第一啦，第二係亦都有一個長者嘅探訪計劃，叫心靈天使，之後你有無留意到，其實依個亦都係留意到，亦都讓到比較番得耐嘅教友呢，佢太過覺得「嘍！依一樣嘅自己禮拜堂都有啦，駛乜仲多一瓣呢？」咁樣。「嘍！唔係喎！原來喺依個社區裡面有更加多。」即係用聖經入面講嗰個未得之民，咁我哋大家一齊從 vision 嘅角度去出發嘅時候呢，大家就唔會去話：「吓？唔通又轉咗個咩部嘅聯席會議？」咁然後喺度講一餐咁樣，咁就唔係一個開會啦，而係真係做，喺 mission 裡面參與，去…去發掘喺個社區裡面，一個新嘅禾場啦咁樣。我相信依一個呢…因為喺路加或者提摩太就有一個所謂…所謂叫做…即係外聯事工部啦…呢類嘅嘢呢，咁所以佢哋就會覺得從一個傳福音嘅角度，同埋去關心長者、獨居長者嘅角度呢，佢哋好…呃…人數多少就其次，而係佢哋呢好願意去投入。

李：你要知道佢哋心靈天使係邊度走出去先得㗎，路加囉。即係其實每一間禮拜堂呢，唔係淨係話聖士提反堂嘅資源，其實喺唔同嘅禮拜堂經驗裡面呢，亦都豐富咗成個西南區裡面，弟兄姊妹佢哋對嗰個信仰嗰個嘅…即係委身呀…同埋認識。咁…呃…所以頭先講到心靈天使呢，就可以講到話係西南區將佢嘅心靈天使呢就發大咗嚟做。因為其實路加堂嗰時嘅心靈天使呢…就係我最初 start 嘴時呢就係…即係專門做牧靈嘅，做嗰啲臨終，即係嗰啲癌症病人嗰啲嘅工作。之後我走咗之後呢，跟住就…西南區就擺咗嚟，modify 咁佢，成為咗…成為西南區一個好重要嘅拍檔事工。咁其實係一個好成功嘅轉化，咁變咗呢嗰間堂佢哋係力求付出呢，就唔會覺得呢我成日都要靠你接濟。

其實每間堂佢自己嘅嘢亦都豐富，譬如好似提摩太堂嘅…佢嘅青年人工作呢…亦都係豐富緊西南區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一樣嘢，依個就係西南區嗰個嘅豐富地方，因為其實…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就係…其實係難嘅…頭先阿孔牧師齋，因為每間堂係建立咗自己。佢要建立嘅時候，建立咗自己嘅 identity，我係提摩太堂嘅想法。但係另一方面呢，又要…即係其實係一個新嘅教育觀嘅灌輸。所以喺我洗禮班，咁當然喺八年時間呢，其實話長唔長，話短唔短嘅，咁但係起碼嚟講呢，就都開心見到依個西南聯區其實嘅發展。

不過呢就係每間堂去建立佢自己嘅文化時候，其實係有困難。即係譬如好似提摩太，士提反堂呢都叫做有啲資源啦，咁啲窮啲嘅禮拜堂拍埋一齊，大家又走埋一齊嘅時候呢，唔多唔少呢都會覺得有啲格格不入嘅。即係譬如好似路加堂呢，佢係好似成個、成間堂走出嚟嘅時候呢，由上至下就好似一家人咁嘅。咁但係呢，喺士提反堂就唔會咁嘅，因為佢成幾百個教友有可能呢由上至下全部都當咗自己係呀…見親面呢就叫你做三叔、叫你做二阿姨咁樣嘢。佢嘅班人，即係唔係咁、咁、咁、咁 family 嘅，但係去到，要再融入去其實係難嘅。咁而依樣呢就係呢幾年大家…即係呢個西南聯區一路路做呢…亦都睇到係，解咗好多嘅…好多概念嘅其實，係好難得，唔容易。嗰時我哋醞釀極…都早就已經睇到依一個嘅難題嘅。同埋，又要建立自己嘅身份之餘，又要建立依個西南聯區嘅身份，又要建立教區嘅身份，一個搞晒，哈哈哈…係囉。

訪：咁想問返孔牧師呢，咁即係因為你見證咗多年，咁你其實覺得…即係最初嘅理想，或者最初嘅想做嘅遠象呢，同去到今日個…即係實踐呢，其實你睇到…即係你會點評價呢？

孔：呃，願意嘅…就會經歷更加多囉，我自己咁覺得。呃，但係唔願意嘅…咁就可能喺分工上面大家就會企喺呢一個位囉，即係…係囉。即係始終有啲教友會覺得…呃…做多咁嘅…我就覺得。但係…呃…呢個遠象係不斷去感動咗更多嘅弟兄姊妹，所以有時…即係譬如講一啲比較新嘅狀況，例如基督少年軍嘅中隊、聖保羅書院嘅小學嘅新校就去到華富村。咁當我哋去到諗嘅時候，嗰個取態呢就唔會話：「呃，呢個就係聖保羅書院嘅嘢」喇。即係呢個唔係純粹係一間學校搬學校，即係我哋好快就會同嗰邊嘅宗教科老師同埋校長去開會。邊個同我哋去開會呢？係西南聯區嘅牧師同我哋去一齊開會，去 explore 將來我哋點樣嘅會去當中嘅 assembly 裡面去講道呀。基本上已經開始咗，基本上已經開始咗兩次添。咁同埋團契，我同阿何錦添牧師都有落過去，咁同埋諗嘅，就像話我哋經歷緊嗰種…嗰種思考方法，就像話：「呀，咁去咗華富村校舍，咁即係咪屬於提摩太嘅呢？」但係佢唔係咁諗㗎，因為我哋…即係按理性…聖公會㗎嘛，呢間小

學百分之九十都係小學畢業之後係去聖保羅書院嘅。咁冇理由依家話：「讀完呢六年呢就要佢返提摩太，願意你哋做啦。咁跟住呢就係讀完之後，下個六年啦，你哋士提反做啦。」唔係！我哋從一開始將會去一個新嘅 vision 呢，就大家一齊去傾嘅時候，大家一齊去協助，同埋牧者啦，同埋我哋嘅幹事同工呢，都有一個嘅心理準備。咁所以我諗依個比較新，亦都係大家做嘅有一個嘅 vision…呃…我諗大家呢兩、三個月就會睇得更清楚，但係依一啲當我哋有一個默契嘅時候呢，就差好遠囉…係喇…係喇。

訪：即係，而呢個默契亦都係…即靠咁多年裡面…去累積返嚟，或者去建立返嚟？

孔：係㗎…係㗎…係㗎，可以咁講。就有…或者你覺得仲想知多啲？（訪：唔係，其實我差唔多㗎啦。係呀，多謝你哋呀。）

李：如果你想了解多啲西南聯區，即係佢嗰個醞釀期嘅一啲理念呢，其實就係我喺我篇 thesis 入面嗰度呢，都有做咗一個 research 嘅。咁就喺明華神學院圖書館應該有我份 thesis 嘅。（訪：定係我直接問你寄一個 e-copy 呢我呀？）e-copy 我都唔知喺邊，你…呃…定話圖書館嗰度好易搵嘅啫？應該係 Hong Kong Sheng Kung Hui 21st Century。咪住先… Pastoral Ministry, Pastoral Ministry in Twenty-First Century 咁上下，我都唔係好記得。咁就喺我嘅 study 裡面呢，就將西南聯區最初…因為我嗰時最新鮮啦，我零六走嘅時候，零七年寫嘅。咁所以嗰陣時嘅記憶係最 fresh 嘅。咁係嗰度我就…呃…研究整個香港聖公會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嘅嗰個牧養嘅事工，同埋佢哋面對嘅掙扎、困難等等。咁後尾就係擢西南聯區依一個嘅 ideal 擬落去，咁當年嚟講嗰啲 thesis 都係唔會有 ending 啦，都係 open ending 最後尾等人再繼續研究落去呀咁嗰啲啦。咁就不過我就擢咗嗰個理念呀，同埋嗰個發展裡面當中遇到嘅困難呀，將會遇到嘅困難等等都有提到，咁你有得去參考。

訪：哦，好呀！好呀！咁就有得參考。李牧師再問你一個 deep 嘅問題。咁因為其實你頭先講過你有依一方面嘅研究啦。其實你係點樣…即係睇…其實即係將來？我都有訪問過大主教，不過就佢答咗兩句，就係話：「呀，出西南聯區做榜樣」，咁其實你點睇？譬如話呢，將來其實聖公會值唔值得行依啲咁嘅聯區制度呀？或者點樣？

李：我嗰陣時有講，因為你要行依個聯區，當中有好多嘅困難。第一，係咪有咁多牧師能夠真係專業喺番嗰個瓣數上面，比如崇拜禮儀、你係青年工作、你係宣教。咁於是乎呢你就要睇番，再退上一步嘅時候，我哋嘅牧師群當中我哋嘅恩賜係喺邊度啦。我哋有無依個咁嘅 database。第二嚟講，如果我哋有依個 database 嘅時候，發覺依度：「哦，原本我哋宣教嘅人嘅恩賜少啲。」咁我哋要再培訓我哋牧師嗰嘅時候，咁係咪係你應該

要喺依方面加重，同埋去呼召啲鍾意去宣教嘅人去加入依個牧職嘅團隊。咁所以依個係牽涉好大嘅。所以我份論文寫完之後呢，好多人都話：「你好大獲㗎喎。」我依家寫緊主教要寫啲嘢。啲個其實應該係主教諗嘅嚟嘅，即唔應該係我哋啲做牧師多啱啦。

不過就如果你依個嘅…依個嘅 system 你睇係你覺得好嘅話呢，你就背後嘅 backup 一定要足夠。如果唔係嘅話，你調走啲一個，譬如你調走啲一個崇拜禮儀強嘅人材，跟住淨落啲嘅其實都唔知做乜嘅，咁無人再喺裡面。依個時候個崇拜禮儀就會…就好似啲陣時阿管（註：指管浩明牧師）啲時時係士提反堂就係較好，跟住走咗之後，啲嘢全部擺埋一邊無人用囉。咁所以變咗一定要，譬如每一次嘅調動嘅時候呢…依啲又係主教嘅工作嚟嘅…調動牧師…每次調動嘅時候就要考慮埋我調咗依一個人出去嘅時候，我要補番一個乜嘢嘅人落去，以至到依個西南聯區啲個 function 能夠好完整咁樣嚟到繼續去發展。如果唔係嘅話，哦，今次無咗依個呀，下次無啲個，跟住淨落嚟啲嘅全部都係宣教嘅，咁你成個教會都係宣教，咁你之間啲嘅牧養…啲嘅無人做呀。咁你個西南聯區嘅啲個理念呢係 work 唔到。你要 work 到個理念呢，你一定要有唔同嘅專材喺同一個 team 裡面，同埋依個唔同嘅專材喺同一個 team 裡面，亦能夠豐富到彼此。咁所以我覺得自己就係仲有好多嘢係要…即依個只係初階嘅。所以跟住落嚟嘅研究，比如人力資源呀…我哋冇 manpower planning 嘟嘅…我哋牧師咁係咪需要諗咩 manpower planning 呢。咁諗，manpower planning 嘅時候你就要諗另外一樣嘅，就係我哋嘅…即喺我哋去尋找適當嘅牧職人士嘅時候…或者喺我哋…培訓我哋嘅神學院要點樣嘅時候，依個其實係一個好高層嘅…嘅…嘅…咩嚟㗎嘛，唔係我哋依啲人去諗㗎啦，依啲等阿主教去諗。OK？

訪：OK，唔該晒。

(訪問完)